

東

華

錄

東華錄卷之二十五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

雍正元年正月先是河南武陟縣馬營口河決副都御史  
牛鈕侍講齊蘇勒奉 旨前往堵築牛鈕等議于黃河北  
岸自沁河堤至詹家店十八里無堤處接築遙堤以資捍  
禦河南巡撫楊宗義以沁黃並漲時水無所洩恐致衝決  
不若仍留空隙以備宣洩至是河督陳鵬年奏現在河勢  
奔趨較前情形不同無堤攔束亦屬可虞請如牛鈕等請  
從之

上諭大學士等國家養育人材首重翰苑必當立品端方  
居心敬慎方爲不愧官箴聞有僥倖之徒平昔結黨營私  
至科場年分互相援引請託遇謹守之人畏怯不肯通用  
作弊反羣相排抵飛語誣陷此風斷不可長著大學士張  
鵬瀚尙書田從典徐元夔左都御史朱載堉侍郎張伯行李  
紱會同掌院學士將翰林院詹事府等官不安本分有玷  
官箴者查明勒令解退回籍毋得徇情 吏部遵 旨議  
各教職俱以舉人恩拔副榜廩生揆貢補用其捐納人員  
教諭改以縣丞訓導改以主簿用從之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外間匪類捏造流言謂朕鍾愛十六阿哥令其承襲莊親王爵承受其家產朕爲君上何必藉承襲莊親王以加厚于十六阿哥乎且如發遣一人卽謂朕報復舊怨擢用一人又謂朕恩出于私今諸王大臣俱在朕所用佛格永泰等何私之有勒什亨險邪小人伊父蘇努係七十之黨結爲死生之交七十等朋比爲奸搖惑人心擾亂國政朕于蘇努父子宥其罪戾疊沛恩施封蘇努爲貝勒授勒什亨爲領侍衛內大臣御前行走亦冀其感恩悛改豈知伊等仍然結黨營私庇護貝子允禩

代爲支吾巧飾將朕所交之事顛倒錯謬又朕諸兄弟家  
有奸惡太監數人種種引誘其主若明正其罪則牽連伊  
主之處甚多朕念兄弟之情加意保全將此輩發往遐方  
曾詔勒什亨因此不過懲治家人不必記在檔案而勒什  
亨顯悖朕旨記載檔案勒什亨著革職發往西寧限隨允  
禱効力又我朝舊制行軍必派王公前將貝子允禩派往  
駐扎西寧此不過爲邊疆起見而允禩怠慢不肯起程奏  
云俟過百日又云俟陸續回來屢次推諉孰屬何心月允  
禩太監何玉什而使有家貲數十萬伊府管領用一漢俗

事中泰道然豈非欲耀內廷太監以財利而邀外廷漢人之稱譽乎如此作爲朕並未革其貝子所懲治者特一二奸惡之太監耳而遽謂朕凌逼弟輩揚言無忌悖亂極矣尔等諸臣理宜感發天良翼贊朕躬乃爲職分如不思皇考六十餘年之教養深恩不感戴朕保全寬宥之意妄生事端于犯法紀斷不寬宥 總管內務府事莊親王允祿等言順直門爲內廷禁近之地請將旗下護軍更換令內府護軍等看守並於內府三旗內每旗補放統領一員定爲三品從之

命在京部院衙門復行三年考察之例 副將軍阿喇納

奏羅卜腦兒屬人古班爾等率領哈喇庫爾薩達克圖哈

喇和韶三處戶口一千餘人投誠 二月福州將軍宜兆

熊疏言臣抵任年餘練兵整械查駐防四旗及臣標兩營

所用盤槍皆係三段續成經久必壞又子母砲祇十八年

現捐造盤槍千九百六十一桿子母砲二位以資操演

上以捐貲過多諭曰向後四旗兩營若有應行增造軍器

不必捐貲宜動用公項爲之 命撤回駐藏官兵 年羹

堯言打箭爐之外中渡河口係通西藏要隘請將守備移

駐建昌所屬越雋衛地方寥濶請改設遊擊彈壓從之

四月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湖廣素稱俗薄民刁兵驕吏玩細究其故皆由文武大員向所屬官弁索取陋規節禮州縣必至橫征私派武弁必至虛兵冒餉兵民挾此逞奸員弁不敢過問臣今槩行禁革不許文官有私派武弁有扣肩之弊庶兵民不得借詞逞私驕悍之習巢可默化潛消再兩湖南方鹽價逐漸增長窮民每興嗟怨揆厥所由各官多貪鹽規商人借此長價卽如總督衙門鹽規漸次加至四萬從前一錢一包之鹽今則分然昂貴至一錢五



六分不等臣今盡革鹽規令商人減價出售以惠窮民俾  
地方漸有起色至于嚴禁官宦富室囤積止令商販往來  
俾米價漸平與力行保甲稽查匪類等件皆臣職分應行  
之事不敢一一瑣陳 旨覽爾所奏朕深嘉悅在他人猶  
听其言而觀其行至于尔則信而不疑斯乃全楚地方否  
極而泰之機也 福建巡撫黃國材疏稱本朝定例自順  
治八年奉有熱審減等之例遵行甚久康熙四十三年停  
止熱審蓋恐罪人希冀減等挨延時日不無資緣賄縱之  
弊但近年來夏月必特沛恩諭暫釋刑具臣見閩廣下濕

監化之苦最甚伏思

皇上愍重民命直省讞案必親加詳察多予矜全臣竊以爲宜復熱審舊例准減等如慮延挨倖免則嚴飭各官按限完結毋任胥吏作弊遲延糜罔圖悉蒙寬恤之仁矣

上嘉納之 命怡親王總理戶部事務

上諭侍讀學士等曰因文鏡致祭華岳回京朕詢彼經過地方情形與百姓生理據奏山西平定州壽陽縣徐溝縣祁縣等處雨澤歉少民計維艱汾州府屬雨未霑足地方官現在征比錢糧夫巡撫以撫綏地方爲職今平定等處

飢饉並未奏請賑濟緩征乃反行催科小民何以存濟此  
皆伊等去年曾奏得雨今欲掩飾前言甚屬不合卽命田  
文鏡會同巡撫音德速行賑濟務使得所 封十七阿哥  
允禮爲多羅果郡王 五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直隸從  
前虧空計州縣歲之所餘積累填補二年督令清理奉  
上諭州縣官令少從容不慮窘乏方可責其盡心撫字少  
有餘費亦可自爲地方興利之舉何可勒令爲他人補苴  
虧缺耶

上諭翰林院曰凡部院衙門俱有司官專管定稿說堂筆

帖式專管繙譯所官專管收發文書翰林院衙門亦有錢  
糧出入陞遷議敘並各衙門文移往來事務煩瑣關係匪  
輕乃俱出目筆帖式與簿所之手豈得保無弊端嗣後于  
俸淺編檢內擇才守優長者滿漢各二員充作司官專主  
定稿說堂庶小吏不得作弊而衙門肅清所委充司官之  
編檢果實心任事辦理公敏掌院學士據實奏聞加以殊  
恩 湖廣總督楊宗仁摺薦廣東南海縣知縣朱璋陞補  
湖南寶慶府知府廣州左衛守備范宗堯改補湖北漢陽  
縣知縣

上諭隔省題官實屬越例假若別省賢員彼督撫不行摺薦者倘將情節聲明密奏則可今因初次姑從爾請後勿踵行

諭此番係特恩加科士子有因迴避不曾應試者殊屬可憫卽令派出檢閱落卷大臣擬題奏請于內閣考試每取四卷并落卷中之前二名俱取中爲舉人

二十二日庚子

仁壽皇太后不豫 辛丑崩於永和宮

揄總理王大臣等貝子允禵原屬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

惟欲慰

皇妣皇太后之心着晉封爲郡王伊若從此改悔朕自疊沛恩澤若怙終不悛則國法具在允禩來時著將此旨傳諭之 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俸工一項乃朝廷祿養官役之恩豈可任意飭捐以填貪壑湖廣州縣以上俸工報捐已經十有餘年總無分厘給發責成官役枵腹辦事焉能禁其不需索閭閻今自雍正元年起一切官役應支俸工俱令各照額編支領俸均沾實惠從前凡有公事無一不令州縣分捐實皆派累百姓臣通長計算但令州縣于

所得加一耗羨內節省二分解交藩司以充一切公事之費此外絲毫不許派捐近奉部文又將解部餘平一分恩賜免解承辦公事更得有餘况節禮陋規槩行禁革則州縣亦易于補苴從前虧空矣得

旨所言全是一無瑕疵勉之 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爲王爵 湖廣總督楊宗仁以病疏請以子翰林道楊文乾隨任終養 詔加文乾按察使銜馳駟速赴並遣御醫診視 七月雲南巡撫楊名時疏言巡撫衙門一切規禮臣一無所收所有鹽規五萬二千兩除留爲恤灶修井

用外尙餘四萬六千兩爲臣供用累年供應在藏官兵軍需賞資及公私所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爲畏途臣會將所得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各奏明在案臣更有請者若藏名旣撤費用簡省乞將鹽規準留若干與臣衙門充用其餘以供公用得

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惟視秉心何如耳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固不可朘削以困民亦不可矯激以沽譽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于拮据窘



乏殊失封疆之休非朕意也必使兵民溫飽官弁豐足督撫司道亦皆饒裕乃朕所願是在尔等揆情度理而行之其是與否自難逃朕之鑒照也 年羹堯疏請于布隆吉爾建城駐兵從之 湖廣督楊宗仁疏言湖北糧道管理全省漕運兵精一歲中計有半年公出舊設駙鹽道管全省駙遙號船應付勘合火牌淮鹽到楚盤驗察私督運額銷引目職守迥異康熙五十八年依前督臣滿丕奏以駙鹽道歸併糧道似未妥協請復設以專責成下部議行

八月以兩廣總督楊琳專管廣東總督事務陞廣西巡撫

孔毓向爲廣西總督仍管巡撫事 大學士等言江西山東所產麥穀皆兩歧馮穗蜀麥一幹四穗內池蓮房同莖分蒂諸瑞疊呈實皆

皇上聖德之所感召請宣付史館下部從之 江西撫裴率度奏擒獲寧州銅鼓營奸細請嚴搜捕得 旨此等匪類固不容姑息亦不宜急迫若涉因循恐漸至滋蔓若不辨奸良又恐驚衆激成事端但須整理營伍百姓自畏威懷德此一二匪類何難消弭全在大吏相机而行實心任事也 福撫黃國材疏言章服爲等威所繫况物力艱難

尤當愛惜臣歷任外吏目睹地方淳樸者頗多殷實奢靡者必至貧寒逐年八旂風俗奢靡衣服貴賤相同請嚴禁僭越杜絕奢華白丁下賤人等止許服黑色布疋不得用綾羅綉緞及各種細毛違者重治其罪

上曰此奏切中時病奢僭之弊朕亦稔知但陋習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非立法嚴峻有犯無宥不能使之永遠遵奉揆之于理移風易俗宜漸不宜驟究以從容不迫爲貴爾等姑且徐徐勸導倘仍不改革然後嚴爲定制以法繩之可耳 侍郎牛鈕疏禁官兵人等服用五爪龍下部議

行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王大臣及文武諸臣入諭曰朕自  
卽位以來念

聖祖付託之重安可怠忽不爲長久之慮當日

聖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尙幼  
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事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  
爲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于匣內置之乾清宮  
正中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

以脩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總理王六臣等遵旨  
議奏羅卜藏丹津久懷異志糾眾盟誓

皇上念伊祖願實汗恭謹効順不卽加罪特遣侍郎常壽  
諭以利害前往和解羅卜藏丹津並不听常壽之言欲與  
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交戰又與望汗號又私稱爲達賴  
混台吉殊屬悖逆現今伊欲往察罕丹津處爭戰應調西  
寧之兵侯羅卜藏丹津渡黃河時于渡口邀截其後至松  
潘兵丁請令提督岳鍾琪帶領前往就近應援其西路軍  
務應行文年羹堯詳加定議辦理從之常壽奏親王戴

青和碩齊察罕丹津領兵與羅小藏丹津相持勢難抵敵  
率妻子屬人來至河洲老鴉關外臣卽令其進邊居住報  
聞 先是上杭縣奸民溫上貴往台灣從朱一貴得偽元  
帥劄付及木刻偽印仍還上杭縣將煽誘其鄉人從賊聞  
朱一貴伏誅遂竄江西潛結棚匪數百人謀掠萬載縣城  
知縣施昭庭調集鄉勇同營汛官兵勦捕擊斃三百餘人  
生擒溫上貴與其黨十數人並正法于是大學士白巖尙  
書張廷玉各條奏禁戢棚匪策勅督撫詳議閩督備陳疏  
言閩浙兩省棚民以種蔗種靛種烟造紙燒炭煽鋸等項

爲業奸良不一令地鄰出結五棚長連環互結若有爲匪  
不法事踪跡可疑而弗首報者依律連坐自不敢容隸州  
縣官于農隙時徧履各棚稽察如始勤終怠約束不嚴卽  
劾罷之遇有棚民之州縣缺出於通省揀選才守兼優之  
員調補則治法與治人咸收實效矣下部議行 九月

上諭順天府尹鄉飲酒禮敬老尊賢之古制近因年久視  
爲具文筵宴亦多草率爾衙門應加謹舉行 戶部議直  
撫李維鈞請將丁銀攤入田糧之內應于雍正二年爲始  
造冊征收 除浙江紹興府隋民丐籍 湖督楊宗仁疏

言襄陽府屬之樊城鎮五方雜處商賈輻輳奸究易以潛踪請移襄陽同知駐樊城彈壓從之又言清淨盜源稽獲高賭窩逃法莫善于力行保甲臣到任後卽通飭所屬令紳衿兵役與齊民一體鱗次挨編保甲不許脫漏一戶聯絡守望百姓稱便誠恐州縣奉行不得法今專委本管道員稽查如有未盡合法之州縣卽令指示照式編次擇其善者另予優獎得旨此奏甚好凡舉行一法必示以勸懲方期有效耳雲督高其倬疏言雲貴兩省土司承襲同有陋規上下衙門每因文結舛錯借端需索若累臣已



嚴行禁革並請嗣後咨部文冊內數字舛錯無甚關係者免其駁換于疏內代爲聲明庶承襲事易結指索弊除得

旨嘉獎 十月年羹堯奏青海羅卜藏丹津猖狂臣領

兵自甘州起程於本月初間至西寧 旨以羹堯爲撫遠

大將軍前鋒統領素丹提督岳鐘琪爲叅贊并教授方畧

年羹堯奏臣奏調乂木多總兵周瑛截羅卜藏丹津往

藏後路但恐其遁穆魯烏蘇等處請令富寧安調都統穆

森往吐魯番駐防調吐魯番副將軍阿喇納帶兵二千由

噶斯一路截殺報聞 年羹堯奏十月厄魯特二千番賊

一千圍我鎮海堡都統武格叅將宋可進等大敗之殺傷

六百餘人擒叛逆囊素阿旺丹津 又奏羅卜藏丹津兵  
五千攻入西寧之南川口遂圍申中堡守備馬有仁赤將  
未可進遊擊元繼尹等擊走之 又奏賊二千餘據北川  
新城守將馬成輔及援將王嵩未可進破走之又莊浪番  
人助賊臣調兵攻被最險之碁子山茨爾溝一處斬獲甚  
眾擒尼爾布及謝爾蘇賊首正法 旨嘉獎 又奏招撫  
西寧下北塔三十村庄回目又勦上北割賊眾擒其頭目  
正法 又奏厄爾特賊眾劫奪我新城堡等處殺我守備  
李國強外委馮光永肆行擄掠臣調總兵黃喜林等往勦

殺傷奇嘉寺逆賊五百餘喇嘛番子一千餘擒賊目七名  
器械牲畜無算 部議廣西督孔毓珣言粵西地方邊遠  
商本無多以致誤課誤鹽民憂浚食請動藩庫銀六萬兩  
令鹽道委員辦理官運官銷行之三年可以酌減鹽價從  
之 年羹堯奏進勦青海五事一請選陝西甘肅四川大  
同榆林綠旗兵及外藩蒙古兵萬九千令鍾琪等分領由  
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爾四路進勦一防守西寧永昌布  
隆吉爾巴塘裏塘黃勝開察木多諸邊口一除歸化城張  
家口所買馬駝外請太僕寺撥孳生馬三千巴里坤選駐

二千赴軍備用一貯備軍糧卽以臣在西安時預買米六萬石充運一請以景山所製火器給軍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如所請 十月敘平郭羅克功晉年羹堯二等公 十一月年羹堯奏參將孫繼宗遊擊孫超節副將潘之喜戰敗賊于布隆吉爾 雲督高其倬疏言雲貴魯魁山土目楊方普李四姓糾眾剽掠不聽約束本年十月內其酋方景明等率裸夷數百殺元江裸目施和尙焚其寨臣遣兵分勦擒景明及裸夷三百二十六名分別正法報聞 由西巡撫諾岷疏言州縣錢糧屢經盤查一時難窮底裏現

查出虧空尤甚者指名奏其餘各州縣須通行調任今將倉庫互相盤查方能徹底澄清又言前任撫臣晉德奏奏無抵虧空各員均革職留任奈不行補完益增虧空應向現查出虧空各員請革職者一併勒令離任嚴審查追俱如所請行又疏言山西各營官兵不敷月糧例係折給自行採買奈連歲歉收今夏米價更昂應照時價酌議夏秋二季米價太原蒲州大同各營每石折給銀一兩二錢平陽汾州各營一兩五錢右衛殺虎口各銀一兩一錢暫增數月糧價官民大有裨益部議駁特旨允行革允

禡履郡王在固山貝子上行走以封後並不感激効力也  
浙閩總督滿保奏西洋人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  
漸破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効力外餘俱安插澳  
門天主堂改爲公所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從之  
冊立嫡妃那拉氏爲皇后

雍正二年正月年羹堯奏侍郎常壽棄西寧往青海爲羅  
卜藏丹津所獲旋放歸筆帖式多爾濟死之

上以羅卜藏丹津負國叛賊斷不可有授提督岳鍾琪爲  
奮威將軍命年羹堯趣令討賊 命廂白旂蒙古都統武

格總管殺虎口至阿尔泰一路軍營事務

上諭內閣廣東總督楊琳辦理監務以來聞將窮民生理盡行蠲估百姓怨憤夫錢糧雖屬緊要當爲百姓存留微利養生若既爲錢糧起見又圖自己取利絲毫不與百姓使窮民失所成羣竊盜其害較缺欠錢糧爲更大矣務須謹慎廉潔從公辦理方爲稱職不可只爲錢糧起見不顧百姓凜之慎之 年羹堯奏本年正月西寧東北郭隆寺眾喇嘛忽聚兵拒戰臣遣岳鍾琪同前鋒統領蘇額副都統覺羅伊禮布寺進勦賊眾迎敵于哈拉直溝我軍奮擊

斬殺數千據其三嶺燬其十寨隨沿途燬其七寨焚居室  
七千餘所次日抵郭隆寺前後斬傷六千燬其寺隨將達  
克瑪胡上克圖正法 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立社倉實  
係美政臣與各官加意講求先擇地建倉然後勸捐穀本  
出納听民自主不許官吏會計侵肥並立獎掖尙義之典  
士民咸踴躍爭先江夏武昌蒲圻等二十州縣各建倉三  
五十所不等約其捐穀本將三十萬者效驗已著臣又傳  
湖南循此成法施行 旨據奏社倉一事于各省中尔先  
成創始之功殊可褒嘉 河南巡撫石文焯疏言豫省各



案虧空追比年久無可交賄者自今爲始將臣衙門所有  
司道規禮府州縣節禮及上下各衙門一切節壽規禮盡  
行革除以杜州縣藉口之端以塞上司勒索之路遵例令  
各知府遴委賢員將州縣銀櫃封驗眼同拆封將正項卽  
行起解使經征官絲毫不能侵挪所有耗羨每兩約一錢  
三分通計全省耗羨銀四萬兩有奇除各官酌量給以  
養廉及各項雜用公費悉于此支給外每年約餘耗羨銀  
十六萬兩解貯司庫彌補虧空及辦公之用至各官俱有  
養廉足資上司不至苛求屬縣不至挪移庫項勒索之弊

除而公帑亦長無缺矣

上嘉納之 諭刑部莫奏本內有罪應割筋者定例固然  
但割後卽成廢人理宜審慎嗣後滿洲人有犯此罪之案  
另行具奏 禮部遵旨請於現任真定知府朱之璉一支  
揀選引見擇取一人隨差官同往祭告明大祖陵及昌平  
十三陵春秋二祭呈明前往從之 二月封明裔知府朱  
之璉爲一等侯世襲族內人丁入正白旗 年羹堯奏據  
岳鍾琪疏報二月初八日領兵出口至烏蘭博爾克賊人  
迹散隨三路追勦岳鍾琪至伊克哈爾吉擒獲阿尔布坦

溫布總兵黃喜林擒獲巴珠爾阿拉布坦溫布總兵克拉  
布坦並其叔伊克拉布坦收撫逃散部落 尙書勵廷儀  
請團練民壯於每州縣選練五十名分習器械尤壯者拔  
爲頭役

旨此奏甚好著嚴諭各省督撫實心奉行 年羹堯奏臣  
令涼莊道蔣洞率兵分五路進勦石門寺殺死喇嘛番賊  
六百餘人廢寺而還 吏部侍郎黃叔琳奏兵糧撥運支  
給俱布政司糧運爲政先期打點方撥臨近標營不卽撥  
遠汎加征運費輸輓累民兵丁數數待哺查標營汎地各

有定所屯衛征收亦有定額乞諭督撫確查兵數先儘本  
州縣衛所額米撥給不敷再予附近州縣撥運庶民無苛  
擾兵獲飽騰下部議行 刑部議五台山喇嘛鎖喇木元  
且強姦民人杜青雲妻王氏王氏持刀詈拒至夜忿毆應  
建坊入祠喇嘛犯姦應比光棍爲首例斬立決著爲令從  
之

三月山西巡撫諾岷疏言太原平陽二府所轄州縣居通  
省三分之一地方遼濶經年不能周其地是以從前虧空  
知州毫無覺查今細察與圖莫若照直隸州之制分轄請

將太原府屬之樂平孟縣壽陽分隸平定州定襄靜樂分隸忻州五台崞縣繁峙分隸代州河曲興縣分隸保德州平陽府屬之臨晉榮河萬泉猗氏分隸蒲州安邑夏縣平陸芮城垣曲分隸解州太平襄陵稷山河津分隸絳州蒲縣鄉寧分隸吉州大寧汾西永和分隸隰州一經分理則太原平陽所隸州縣各止十一地近則易周糧少則易核不惟虧空之弊可杜卽刑名詞訟亦簡而易理至直隸州各有倉庫向無專責恐致侵挪請將蒲州解州吉州絳州隰州錢糧就近令河東道盤查平定忻州代州保德州錢

糧令雁平道盤查其舊設之澤州沁州錢糧令糧別  
道盤查如通回隱匿失察照議處知府例處分又言山西  
掌印都司專督屯糧兼轄衛所今衛所議裁錢糧刑名原  
屬布按二司兼理請將該都司首領經歷裁汰均如所請  
行 河撫石文焯奏請將捐穀耗羨銀兩收存司庫留充  
公川奉

上諭耗羨存庫不過暫寄以備地方公用必不可歸入錢  
糧之內凡此羨餘概不得牽混正項國家經費自有常額  
若將此人正項爾等羨餘必仍另取不特名實相違且恐

移東就西反致滋弊 江南提督高其位奏言松江之泖湖澱湖澄湖港汊叢雜江浙錯壤與太湖毗連經兩省督撫與臣委官勘議防奸法計松江所屬通船要口一百十三處釘椿立柵以時啟閉官捐工料百姓樂趨事將次告成奏入 諭以權宜措施必無碍商民乃善 年羹堯奏臣遣岳鍾琪率大軍往勦青海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阿不泰喀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巴吉查等並男女牛羊無數於烏蘭穆和兒隨分兵至烏蘭日克擒獲吹拉克諾木齊札錫敦多卜並男女數萬及助亂之八台亦俱

擄獲羅卜薩丹達等二百餘人逃竄潛匿青海平進年差  
堯一等公再給一子衛令其子斌襲其父年遐齡如義惠  
爵加大傅銜授岳鍾琪三歲公餘賞給有差 命原任將  
軍宗查布總管殺虎口至阿爾泰一路軍台并辦理遷移  
台站事務 遣使勅諭準噶爾台吉策妄拉布坦 年義  
壽奏阿拉布坦蘇巴泰等沿路搶奪臣合總兵孫繼宗等  
進勦追敗之于推墨爾賊盡棄牲畜止率妻子遁去 江  
阿巡撫袁率度摺奏湖口關稅庫餉應悉解部奉 旨  
准 年義壽奏官兵敗賊于校羅木夾木燥堪布



垂托木素遣走濟木巴百吉斯之  
乍美素奏今將  
拉布坦恭順遣使雖事屬未完而兵可暫撤請於巴爾庫  
爾吐魯番哈密布隆吉爾寧夏賀蘭山之外特處酌駐兵  
一餘俱撤回原處議從之

東華錄卷之二十五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六

淵源將良驥千之父

雍正二年四月以青海平定遣官祭告 諸陵 兵部參

奏允禩等使口外不肯前往捏稱有旨竟在張家口居住  
得

旨廉親王允禩議奏尋允禩議應行文仍令允禩前往差  
遣之處得

旨再議允禩又議應革去多羅郡王宗人府永遠禁錮  
奉

上諭允祇卑鄙性成行止妄亂抑且賦性陰險恣意爲非  
且廉親王所奏或出至誠或著他志在朕猶自逼疑未信  
此事惟賴諸王公大臣公忠辦理著速議奏尋議革去郡  
王永遠禁錮奉

上諭允祇之事交與允禩者特以觀其何如處置向來允  
禩允禔允祇等俱聽允禩指示卽便遵行故朕望允禩教  
誨伊等使之改過乃不但不行教誨反激成伊等妄爲欲  
朕將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豈知此等無礼無議乖戾  
犯法之弟治之以罪適足以昭朕無私之善政何得之有

朕今施以恩澤而不知感喻以法令而不知惧朕自當明  
罰勅法雖係兄弟亦難顧惜請王大臣應將允誠素行與  
今此所作之罪明白指陳或照允禩所議治罪或加等減  
等之處請旨定奪 年羹堯奏侍衛達鼎等領兵擒獲阿  
布濟車陳台吉于布哈色布蘇 平定青海將造逆惡首  
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三人檻送東京  
獻俘

太廟 宗人府叅奏貝子允慶差往西寧居住擅自遣人  
往河洲買草踏看牧地抗違軍法肆行邊地得

旨允禧革去貝子撤去佐領之處俱着如恩寬免 年羹  
堯奏臣遣副將岳超龍等攻取河洲口外鉢布等四十一  
寨勦服三十七寨擒獲無算

上諭王大臣等允祇不肯前往奉差地方並不請旨私自  
回來詐稱抱病任意出入邊界朕已寬容數月伊毫無悔  
懼之意公然居住彼處近召王大臣等嚴降諭旨允祇料  
已稔悉亦竟不差一人前來謝罪殊失人臣之節着革去  
王爵調回京師永遠拘禁允祇之子與伊家產及佐領人  
員如何措置拘禁處所該管處另請旨

閏四月溽雨淮塩政右僉都御史謝賜履爲左都御史仍  
管塩政

上御午門樓前楹陞寶座受俘兵部官率解俘將校將吹  
拉克諾木齊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三人自縊繫頸跪  
伏兵部堂官奏所獲俘因謹獻 闕下

上命交刑部刑部官領旨兵部官引俘押出王以下各官  
行禮畢

上回宮 諭宗人府及部院宗室阿布爾朕由輔國公封  
貝勒賞給佐領令總理事務外人不知以爲阿布爾奏聞

三阿哥卷書一事故尔擢用不知卷書事收阿布蘭  
遷疑未奏係貝勒蘇努指使奏固非其本心也而且素行  
卑污前大將軍允禩自軍前回伊特出班跪接從來宗室  
公於諸王並無此例也宗入府建立碑亭阿布蘭以翰林  
院撰文不佳另行改換惟稱贊大將軍允禩朕即位後伊  
復行磨去似此罪惡種種作何治罪之處着會議尋議上  
旨革去貝勒撤去佐領仍在輔國公上行走 廣西巡撫  
李紱將之任

上諭及淮揚運河淤墊年久水高于城危險可虞李紱奏

言若于運河之西另挑新河一道以所挑之土另築西堤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堤則東面永無潰決之患

上卽命紱往會河督齊蘇勒商酌尋齊蘇勒奏言淮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河之西岸逼臨白馬竇應界首諸湖水勢汪洋一望無際今若改挑新河築西堤于湖水之中畚鍤難施東岸之閘填涵洞皆須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百萬帑金而且大工終難告就

上是其言 是時臣下有與尙書隆科多總督年羹堯黃緣結交者



上諭齊蘇勒曰尔之勤勞固不待言而一塵不染獨立不倚從未開簾絲結交更屬可嘉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攬權勢尤景朕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當踈遠之隆科多止諭尔操守平常而年羹堯前歲數奏尔不學無術必不能料理河務朕以此知尔之獨立也 五月

上諭總漕督及直隸山東河南撫各省旂丁應行守法數年前浙江湖廣糧船彼此爭鬪持艾放箭致有殺傷又聞前冬守凍山東竟行搶奪去歲又聞強取百姓衣服此等

大千法紀嗣後該督卽奏聞于彼地正法決不寬貸可預  
行曉諭

諭河撫石文焯等有人條奏河南河工買草辦運及搶工  
夫役州縣係派累里民覽之不勝駭異朕推心置腹任用  
尔等凡有累民之舉槩令據實入告而尔等竟若罔聞政  
事乖方一至于此朕亦無可諭尔等稽曾筠田文鏡同看  
諭刑部例內雖有父母年老家無次丁應存留養親之條  
但凶徒恃此有意傷人亦未可定已死之人亦屬可矜嗣  
後視其所犯輕重若何飭令多出銀兩給死者之家若不

給與仍應照原擬治罪爾部定例具奏 直省武鄉

會試例擇弓馬嫻熟技勇出羣者另立好字號從待郎史

貽直請也 六月闕里聖廟災 七月大學士奏松江提

督高其位言飛鴉食虫穉禾豐茂請宣付史館 旨不必

行 年羹堯奏臣奉 旨視至寧夏渠口中爲漢渠東爲

秦渠西爲唐渠唐渠之中向東分流者爲我大清渠概用

不啻萬頃現在尙無倒壞間有衝決修築甚易查寧夏設

有水利都司俟收穫水涸查勘修理從之 兵部侍郎牛

鈕趾言江寧杭州荊州京口廣州福州等處駐防兵請令

習水師部議江寧等處俱係防守地方並無戰船未便學習惟京口現設戰船應如所請令將軍選兵二千操演得旨允行 浙江巡撫黃叔琳奏言各部書吏紹興人貢籍順天等處已定議改正現任浙江首領佐雜及在部候選候補之員掣得浙省缺及各省俸滿陞補浙省者籍隸順天直隸如實係原籍浙江均請查明咨部改補部議從之 八月

上諭都察院嗣後外省官員有懷挾私心背法違風知府川撫蔡珽遇死重慶府知府賈興仁所撫黃叔琳之杖

無辜小民等給事中御史者受其請託賄賂瞻仰隱隱  
朕訪聞將堂官一併議處 以阿里孔廟災雖支正項  
根修理亦聽內外儒臣量力捐出修理各該地方學官  
祭器不願者勿強從少詹鑄以壇請也 禮部遵旨議從  
祀孔廟宜復者六人林放澹談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  
增祀者二十人縣曹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  
葛亮尹焯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  
陳澣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八崇聖祠者一人張廸宜增置  
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依議 有密奏浙江

巡撫黃叔琳赴楚查鹽時受鹽商吳兩山賄賂說派充總商並庇海寧陳氏僕其弟御史叔璣巡視台灣過杭州家人與鋪戶爭毆叔琳拘責鋪戶至死到任後杭城罷市三次

論曰黃叔琳因前差江南主試並吏部侍郎聲名頗好故用爲浙江巡撫自命下日屢次召見觀其精氣頓異語言浮泛跪領朕一切訓旨總不安詳存神敬聽彼時朕卽疑之及到浙撫之任舉荐不公敷奏不當密摺奏請之事件件支離兼多先請託在廷諸臣奏聞而黃叔琳摺隨繼之

此等作用徒自取罪戾耳朕頻降嚴諭而黃叔琳置若罔聞今覽此奏事雖屑小黃叔琳初在卽如此肆志將來縱放何事而不忍爲也大負朕之任用着解任陳氏僕人黃叔琳兩案與罷市三次情由着將軍安泰等秉公嚴審吳兩山一案着將郎李周望等嚴審定擬具奏尋安泰等奏叔琳庇陳世倌僕金寧祥爭毆罪杖斃店民賀懋芳屬實無爲伊第叔礲拘責舖戶及罷市事部議革職擬流李周望等復奏訊叔琳向吳兩山貸並非賄求 詔免窮究命赴海塘効力 九月山東撫陳世倌疏言左道惑民律有

嚴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爲歲年党羽聚盛濟惡害民請概令出教毀其禮拜寺

上諭曰此種回教原無一可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爲中土之所崇尚率皆鄙薄之卽彼教中之稍有知識者十居六七若似有出于不得已之情從無平人入其教門之理由此觀之則彼之所謂教者亦不過止于此數非真延難量之事至彼之禮拜寺回回堂亦惟彼類中敬奉而已何能惑眾朕令汝等嚴禁新其眩幻駭人動眾之事如僧道回回喇嘛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革禁絕不



但不能徒滋紛擾有是治理乎未知汝具何意見也  
軍安奏阿爾泰調來之盛京烏喇右衛察哈尔土屬兵  
二工名交都統良敦自巴爾庫爾起程各回原處  
西丁鐵花入地根從布政使高成論言也 福建總督黃  
圖材疏言福建鄉試額中八十五名今人文日盛請照浙  
江湖廣解額中九十九名

上命增四名尋以頒賜御筆詩扇具疏謝

諭曰汝之才情朕所深悉但于廉隅二字當加砥礪撫圖  
以來聲名原居滿保之右近日滿保聲名頓然改觀汝少

不逮矣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宜于此語時繹之以自警焉  
十月吏部尙書廷柱疏言國家設官分職一部之事分  
寄數司司無大小事有繁簡向來滿司員由該堂官酌派  
惟漢司員俱係指缺補授竊思人材不一或才長而事簡  
則不得展其才或才短而事繁則致遲悞臣愚請漢司員  
指缺補授後各部堂官試看一二月如其人才能與指補  
之司相宜無庸置議倘才與缺不相宜奏請引見調補現  
在應調者卽照此例庶能員得展其才卽中才亦可循分  
供職下九卿議從之 雲督高其倬疏言貴州狝家苗首

阿近與弟阿臥倚險作亂其倬以种家苗聚處定番廣順  
二府境其附近苗寨多被迫脅遣人招撫阿近等勢窘爲  
官兵所擒疏至 諭部優敘 江南提督高其位奏進黃  
浦漁人所網得雙夔龍銼未刻玉印一顆

諭曰此事若出自他人非卿奏聞朕不信也卿乃忠心老  
臣封疆大吏斷不至有捏造虛誕之舉以阿諛取容今賜  
卿數物以示嘉悅 岳鍾琪奏副都統達爾等領兵窮追  
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並招  
撫三十三家台吉 旨嘉獎實賞有差 改直隸巡撫爲

總督卽以李維鈞陞授 十一月命加李維鈞兵部尙書  
銜提鎮俱聽節制會有密奏維鈞厚餽撫遠大將軍年羹  
堯禮物又覓一女子相贈者 特諭誡之

上諭朕令廉親王總理事務凡伊所辦事皆要結人心欲  
以惡名加之朕躬後令伊管理工部凡關係錢糧應嚴追  
之項伊惟以恩竟行寬免其應寬免之項反行嚴追小事  
故作寬容不顧事理之是非大事有錯便自承當欲以抗  
違朕旨前工部郎中岳周遲悞柴炭廉親王旣已題奏隨  
私帑銀數千兩以此施恩欲收眾人之心今岳周竟以銀

二萬兩許大將軍年羹堯求荐爲布政司訛問皆實是廉親王有心玷朕之名也朕屢教諭並不改悔必欲擾亂國政朕不使允禩允禵允禴等過于富厚者本爲此也允禩居心行事如此如有無耻小人受其引誘入其党與必治以重罪 雲督高其倬條奏中甸善後事宜一 中甸開墾商民日增請設撫番清餉同知及經歷巡檢等官管理一番目舊有營官神翁列賓名目聽堪布喇嘛指使請給外委守備千把總劄付聽中甸文武官轄一 中甸向行滇茶請照打箭爐例設引收課由麗江府收報一 中甸沿江數

百里及山谷曠土甚多請給牛種房屋招佃開墾二年後起科供增駐官兵歲精一中甸僧眾千餘寺屋數百收藏軍械易於宿奸番人舊給喇嘛寶甚多應裁減除出身西藏之喇嘛外其本地喇嘛選誠實者二百名谷給度牒餘以次選補器械入官每年量給青稞酥油並銀三百兩爲口糧衣單資至番目受外委割付亦分別歲給銀兩青稞養贍部議如所請 直省各官回無養廉州縣俱征收火耗借資日用上司所需卽取給州縣會吏以此借口上司曲爲容隱弊竇滋多至是諾岷奏請將山西所得一年耗

頁五  
分二  
銀提解司庫除抵補無着虧空亦分給各官養廉而山西  
布政使高成齡復請通行直省

上以剔除積弊必更定法耗羨必宜歸公養廉須有定額  
詔總理王大臣九卿集議會各省皆以次奏請議遂定是  
舉也

上獨申睿斷因時制宜創行萬世良法以諾岷首發其議  
諭獎其通權達變于國計民生均有裨益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督撫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陳奏皆  
有闕國計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摺以本章所不能

盡者則奏摺可以詳陳而朕諭旨所不能盡者亦可于奏摺中詳悉批示以定行止此皆機密緊要之事不可輕洩是以朕將內製皮匣發于諸臣令其封鎖奏達盡取堅固慎密他人不能私開也去年初行時諸臣尙皆敬慎近聞浙閩提督滿保山西巡撫諾岷等皆有信託之人在京私看奏摺及朕所批密旨朕待諸臣推心置腹事事至誠言無不盡諸臣正當仰体朕懷謹慎周密凡有奏摺據理敷陳候朕裁奪何必委託其子弟親戚探聽消息以致洩露密旨借生種種情弊此皆由諸臣不能自信又不能信朕



夏書金 卷三十一 三  
臣心如此則密摺又何益乎嗣後停其奏摺有事只照例  
具本其餘督撫大吏奏摺若有子弟親朋在京私開者一  
經發覺朕必將私開之人正法督撫等照滿職例革職決  
不寬貸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歷年戶部庫帑虧空數百萬朕  
在藩邸知之甚悉此乃國家經費所關故特令怡親王管  
理現經查出實在虧空二百五十餘萬深以追補爲難請  
以戶部所有雜費逐年代完約計十年可以清楚此怡親  
王善爲歸結之意朕諭交戶部尙書孫渣齊辦理只令伊

查明經手官員量力派令完補乃澄齊徇情庇護私人又有會賄子一案情罪實不容追孫渣齊著革職其各官員名下應追銀兩照所派數目作速追繳其餘一百萬兩照怡親王所請在戶部逐年彌補若各員應行追完之項將來仍不全完則按律治罪不能再寬矣至于怡親王欲上補國課下全官員多方籌畫辦理此事甚屬可嘉而無知嫉妬小人反謂王過于刻薄不但昧于天理卽人情公好之一念何在乎

十二月二阿哥允礽薨追封爲和碩理親王諡曰睿 高

其倬奏雲南魯魁山獠賊方景明等擅攻村寨肆行搶掠遣兵剿捕擒斬淨盡得 旨嘉獎 鎮守茂岱察罕叟尔等處將軍丁壽授爲叅贊以巴尔庫尔營前鋒統領穆克登代之 命立昭忠祠祀開國以來致命立功者 命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散秩大臣舒魯封李昉爲朝鮮國王

王

雍正三年正月戶部遵旨議奏遣官於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一百頃爲井田從之 二月定布隆吉爾爲安西鎮設挑兵遊擊等官兵五千名

上召王大臣等諭曰朕因貝子允禔行事悖謬在西寧地方縱容家人生事妄爲特着都統宗楚往彼約束今據宗楚奏臣西至大通允禔並不出迎請安良久始令臣進見允禔並無憂懼之容臣令出院跪聆

諭旨允禔並未叩頭卽起立向臣云諭旨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欲出家離世有何亂行之處等語全無人臣之禮朕兄弟中如允禔允禩允禮允禊允禵等在

皇考時結党妄行以故

聖心憂憤允禔從西寧來京並不奏請

太后安亦不請朕安及先行文禮部問其到京如何行禮儀注及叩謁

梓官後見朕遠跪不前彼時拉錫掖之使前伊出還將拉錫嘗罵及

梓官奉移

山陵朕因允禩倨傲不恭降旨訓誡而允禩忽從帳房中出勸令允禩跪而允禩卽跪是事事聽從允禩之言爲其指使其明驗也又允禩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語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語乎至

若允禩奉旨送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至張家口外乃托  
病不行又私與允禩暗相往來餽送馬匹允禩回書有事  
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悖亂已極允禩又私行禳禱將雍  
正新君字樣連寫疏文之內甚屬不敬蓋由允禩等私結  
黨援牽不可破若一經訛詰則國法難容朕居心寬大不  
忍爲此務欲保全骨肉阿靈阿鄂倫岱一人原係允禩等  
之黨首罪惡至重朕念係

皇祖妣

皇妣之戚不忍加誅从寬發往奉天令與阿尔松阿一同

居在伊旣遠離京師庶不致遇事煽惑大小臣工若有膽  
附其黨者必置之重辟總之朕兄弟中積習沉痾旣不能  
備之以威使其悛改而加意施恩又終不感化若必盡拔  
根株朕心實有不忍惟欲爾等共知朕心耳 二月河南  
巡撫田文鏡疏言豫省河工向設堡夫九百餘名修防嗣  
因連年水漲撥江南河兵千名協力防護是河兵原以濟  
堡夫之不足河臣齊蘇勒請過秋汰裁堡夫竊思每年俱  
有水發時大堤新築更須巡防新設河兵雖諳鑿墊釘椿  
捲埽下埽而搜索狼窩鼠穴及防守風雨瞭望水勢不若

堡夫熟悉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至堡夫學習耨埽須  
責河員董率堡夫詣線即可拔河兵河兵雖有干把統轄  
應令管河道員稽查並責各河工同知教習庶可便于約  
東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黃國材于先年十一月疏報台  
灣鳳山縣南路山前生番歷歷等五社北路山後生番八  
里岡等六十五社諸羅縣北路山前生番本祿等四社男  
婦五千七百九十九名口歸化嗣是又報台灣彰化縣內  
山巴萊遠蔴着獅子頭等社生番男婦八百五十一名口  
歸化



上諭曰生番野性難馴全在地方文武官弁安戢得法封疆大吏當嚴飭屬員施恩布教令其心悅誠服永無變更方不愧柔遠之道是時廣西巡撫李紱上墾荒六款請將廣西積穀酌借貧民爲牛種農器資

上諭曰李紱條陳墾荒請動支積穀爲開墾之費不過爲開銷廣西昔年捐納穀石之計此項原係陳元龍王沛愷經手其間有名無實首尾不清之處甚多可着陳元龍王沛愷前往廣西將此項徹底清楚倘有不清着李紱查明據實叅奏尋李紱奏通政使王沛愷到粵咨稱康熙五十

三年前任廣西巡撫今陞禮部尚書陳元龍奏明廣西捐納穀石至五十五年停止沛懼于五十七年七月到廣西布政使任距停捐將及三年其收捐穀石係陳元龍與前任布政使黃國材任內之事當日總管官係桂林知府吳元臣柳州知府趙世勳南寧知府沈元佐梧州知府李世孝桂州府同知黃之孝通判慕國典六人每穀一石折收銀一兩一二錢不等解交藩司通計捐穀百七十萬八千餘石應收銀百三十萬餘兩其發價買穀約計銀四十餘萬國材交四府知府給屬採買餘銀幾及百萬並無着落

請將從前經手之督撫司道等官質說得

督閱李紱奏疏當日收捐穀價數倍于正項着黃國材將  
收捐始末情弊奏聞如敢欺隱必從重治罪國材疏稱  
一事撫臣陳元龍與督臣趙宏燦委桂林知府吳元臣等  
在省城收捐委梧州柳州南寧三府知府在府收捐因捐  
納人買穀需時議定每穀一石折銀二兩一錢每石各府  
自存六錢以爲買穀蓋倉等項使用內有羨餘係管捐府  
廳各官分得其飲銀五錢內部費一錢督撫及布政使各  
一錢按察使及本道各四分院司衙門書辦紙筆造冊人

工飯食等費各一分至部費一錢內臣動用三分湊修桂  
林平樂梧州三府灘河及絳路營房等項業經奏明其餘  
七分交撫臣作部科之費通計督撫司道其得羨餘銀四  
十四萬七千七百三十五兩其四府所得羨餘臣未經于  
不知其詳尋國材解福建巡撫任抵廣西與各員對質督  
撫藩司每石作銀一兩一錢屬實國材扣留部科費內銀  
兩並藩司書辦紙筆人工飯食銀兩應介賄補餘人各按  
數追賠分限五年完納并降革有差 國子監祭酒張廷  
瑛既請勅將軍提鎮勸飭所屬將弁每朝望齊集兵丁宣

講聖諭廣訓下部議行 三月湖北巡撫納齊咨報荊州府巴東縣北抵倍溪地方忽湧堦泉居民煎煮每日得鹽約二百餘斤請照淮鹽行引從之

上以富寧安在軍營久謹慎小心賜勅獎諭並賜帑銀二萬兩 左都御史謝賜履緣事降劄 蠲免蘇州府正額

銀三十萬兩松江府正額銀十五萬兩 四月吏部議原

任翰林院檢討董玘乞終養應准所請俟親終來京候補得 旨為人子者無不欲其父母常存今于疏內聲明親終服滿補用人子聞之何以爲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

降旨亦不忍閱覽著刪去具奏

上諭近來年羹堯妄舉胡期恒爲巡撫妄奏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番民以致降番復叛詞意支飾含糊具奏又將青海蒙古飢饉隱匿不報此等事件不可枚舉年羹堯從前不至于此或因自恃已功故爲怠玩或係誅戮過多致此昏憤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陝總督之任念其尙能操練兵丁著調補杭州將軍其總督印務著岳鍾琪速赴西安署理署山西巡撫伊都立奏本年羹堯擅給塩商印票增引十萬道又將應行收貯正課擅自動

用又差知縣嚴士俊干山西拿獲私茶將茶變價銀五萬兩又擅罰茶犯王欽菴等銀九萬兩假捏商民私佔塩窩招搖生事得旨遣侍郎史貽直高其佩前往審理諭朕從前將侍衛揀發年羹堯處特欲効力軍前並非供伊隨从也乃伊不用於公務俱留左右使令攤對墜銜前引後隨是誠何心總督並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伊去年來京陛見途中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等跪接青海無罪犯蒙古王等亦令下跪阿寶係札薩克郡王木朝額駙亦竟令其下跪如此僭越無知着年羹堯明白回奏 岳鍾琪

奏查親王察罕丹津松拉查卜寺諸台吉部落居黃河之東均切近河洲去松潘不甚遠請令仍在河洲松潘貿易河洲定干上門關附近之雙城堡松潘定干黃勝關之西河口再查郡王額爾得尼厄尔克托克托奈郡王色卜騰札尔等諸台吉部落住牧黃河西邊相近西寧請將貿易之地移在西寧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貿易全借牲畜每在六月以後請每年不定期限聽不時貿易從之 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向與年羹堯通問稀疏近復與之斷絕上諭據奏殊屬狡辯西安總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見直



隸總督李維鈞之使者果自昭彰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如奮然易轍猶可謂之勇于自新似此巧言粉飾一旦發  
覺罪無可遁尔其思之 五月漢軍都統范時捷奏年  
羹堯欺罔貪婪五款一侵蝕運米脚價銀四十餘萬兩一  
勒取捐納駝米私費銀三十餘萬兩一違旨勒派屬員公  
捐俸工一與將軍督撫文書擅用令諭直書官名一保舉  
題補各官悉多營私受賄應將年羹堯並通同欺罔之桑  
成鼎金啟勳胡期恒及伊家人魏之耀嚴太等一並劾部  
提拿治罪

旨着年羹堯明白回奏 尋下吏部議處議上僅請罷任  
不請革公爵別以妄劾全南瑛事議嚴處奉

上諭此議甚屬悖謬年羹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卽行正法  
亦不足蔽其辜並不在此一事朕交此事卽當就此事定  
議乃前議旣以徇庇今議復不過常此必尙書隆科多有  
意擾亂其下都察院議罪尋講隆科多削太保銜解部務  
命吏部另議羹堯罪

諭九卿曰朕御極之初隆科多年羹堯皆竒以心膂毫無  
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効孰知朕視如一德伊爾丹

二心朕予以寵榮伊倖爲邀結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敢肆  
欺罔忍于悖負彼旣視憲典爲弁髦朕豈能姑息養奸耶  
至其門下趨附奔走之人或由希其荐拔具其加害所致  
急宜改散黨與革面洗心若仍舊情性惟恐隱匿巧詐一  
經發覺定治以黨逆之罪向日明珠索額圖結黨行私

聖祖仁皇帝洞見其情因解其要職置之閒散何嘗更加  
信用隆多科年羹堯若不知恐懼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  
之故習則萬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轍不可屢陷各宜  
警懼無得自干誅滅 又

諭大學士等從前年羹堯所奏事件朕所降諭旨並硃批  
諭旨甚多有交部者有未交部其前後所奏事件每有互  
相舛謬之處爾卽行文年羹堯著將諾木渾等帶往杭州  
一切所奏事件奉朕所諭旨並硃批諭旨俱察明具奏

諭大學士等曰提督高其位前署總督印務時年羹堯奏  
其年老衰憊兩耳重聽貪位隱飾貽誤地方不應畀以重  
任是以

聖祖仁皇帝降旨罷其署理及朕卽位猶記年羹堯奏  
特召高其位來京陛見朕視其爲人老成忠厚善氣與人

雖已年老精力猶可任用適值年羹堯在京遂令伊爾圖  
高其位觀汝筋力尙可爲朕効力數年不得固辭自下現  
自鑿議使一缺旂下都統一缺着量其力之所能自行陳  
奏彼時高其位奏都統事務向來不甚熟練鑿儀使又無  
可効力之處朕遂降旨令回松江此乃出自朕意加恩老  
臣並非年羹堯贊助之力在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衆効  
反市德于高其位而高其位不知亦以爲出年羹堯贊助  
之力也去年高其位奏進松江漁船所獲玉寶朕賞以四  
團氈補服等物又值年羹堯在京必又向高其位居功焉

其感激聞年羹堯將一無賴小人荐與高其位高其位即  
授以把總未幾又特拔爲千總此事卽向時督撫提鎮中  
皆所不免年羹堯尤視爲常事但高其位向被年羹堯參  
劾及朕加種種之恩皆特出朕意與年羹堯毫無干涉而  
年羹堯竊君恩爲己功高其位奉私囑如公令卽此見年  
羹堯之巧詐營私隨處要結而內外臣工之爲所愚者不  
少矣 侍講學士張照疏請頒發各州縣學

聖諭廣訓俾童蒙誦讀府縣考獲試時背錄一條方准錄  
取得

育允行

東華錄卷之二十六終